

聖

歇菴集卷之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弟

陶爽齡

訂

商 濬

陶祖齡

閱

贊

達磨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恁麼時口挂在壁我問於
壁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栢和尚像贊

有跋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篋廿下鳳去遺音香飛落地真箇達師僧絲難畫

予又向紫栢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真正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師不蚤去終以及禍非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

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趨打擲訶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一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梓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大冢宰吳公像贊

晉我家嚴乏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頃乃屬公公揖

而謝曰子惠我教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
交後再徙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
稱舉解狐君恠問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
私是圖後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嗛心終死無捐
爲甯爲機或隕諸淵瓶盎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
賢直未忘怨公也尤難雲消水渙大夫舉仇私不
害公未如公也公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有之匪
忘校之又忒好之我懷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
贊公爲榮

趙端肅公像贊

赫赫而陽直士之莊冥冥而藏修士之光斯二者
吾烏乎名公叶強而狀之外柔而中強氣夷而德
方一以爲冬之日春之風而一以爲夏霆與秋霜
所謂身備四氣而立于中央者邪

馮尚齋先生像贊

有跋

簞食屢空筭經則富始同長鋏之無家後類敬通
之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
人而常貧晚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爲

先生者與

望齡年十三從尚齋馮先生受經負墻之敬後先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耳墓木雖拱儀刑時往來夢寐嗣子一謨忽示此幅蓋先生父母兄嫂及所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成奉養之外身無私畜慈其諸姪至不忍繼娶娶復不育人謂無天此圖雖不甚肖而衣巾儼然從兄嚴父嫻孝之節藹乎可想萬曆乙巳門人陶望齡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邈形親心焉去之崇巒斷壑烟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超想越嗚呼相也山中仙乎域內素領方瞳疇識其外身居會稽名在丹臺匪三神山公奚往哉

向有概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生平高位膺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忘神仙之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園溪谷行吾所聞者雖不及果爲而雅志堅確存沒往來要

學林集 卷之十 四 本行歲反
不足替此大願王也幼美兄屬題遺像遂彙括
隱居言以書

南洲先生像贊

先生之幹有松龍鱗流膏腴液煜爲密珎空巾梁
柱不剝不琢葆其貞固而傲霜雹先生之學如大
河潤繁我小芟漑以餘浸祈羊簡壁久而未來有
流則長式昌厥貽我瞻斯圖十又二載孺色丹顏
有踰無改古亦有言視其所友觀此贊詞三賢之
口

查山人像贊

百年強半髮白面黧惺像幾何宛爾壯時丘壑情
存恒河見在是中云何爲有皺者戴笠曳杖僧寒
道癯剝山雪暮吳苑雲孤咄哉這漢老不歇心且
看腳下泥水多深

顧朗哉像贊

隱衣冠颯有神朗哉字烟霞人寫此圖骨法真謾
謾松濯濯柳丘壑相何弗有明著眼急回首曩時
面今似否剎那間變好醜此似者寧復久身落畫

圖入手一朗哉忽成偶居士身現何處爲是一復
爲二真者是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真無一
假真假離箇中寫

商半塾像贊

山隱過幽朝太近有唐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黽市
車馬兄居其間曰半塾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寄
寓無厭離欲知其人眎於茲

劉理齋像贊

粹乎其容凝乎其神灑乎涼颺之著體脫乎煩疴
之去身此圭之鋒凜乎驅魔之劔而指之端煦乎
造物之春邪

錢慕蘭像贊

應指而蠲疴奮臂以揮斗墨機何施在兩目談
鋒莫摧而頰緩應接靡暇而度遲神何寓觀兩頤
貌錢子者工則巧雙靨欲渦眸子瞭爐香未飛囊
有琴呼之未應君莫嗔

某翁像贊

月如面星如瞳神爽颺于思翁大編發長波開子

錢流滔滔來揮千金買仁義躬爲儒子爲士龍矯
矯潛龍湖子御之藏其胡敖有孟蔡有賁子所遊
紛如雲星朧朧月朧朧于思翁不亡矣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
焉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
筆力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它假予
問錢君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覩吾面若以物見
面隨物移誰爲能覩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
四又有畫者與所畫對若實是我二尚不成云何
於中有四六人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
俱非是錢子神力如張僧繇爲予寫真炯炯其眸
吾有一相了不可貌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湛然禪師像贊

燒殺湛然留却幘子一省面上喫拳一省沿門化
米三省長連牀裏落眼落眉四省大衆堂頭動舌
動嘴是則是住卽且住他時後日居士在孤峯頂
上要且少不得你也是一摘茶二洗水三斲藥四簾

紙於是姑爲雙縱之謀兩存之舉遂展開幘子與
約曰阿師你且藏身者裏待我他時後日燒一瓣
香設三拜禮隔山高喚曰湛然那時方許抽身走
起

又

喚做湛然他不應若喚饒禪應是我勸人有腹直

須饒莫只忍饑籬裏坐

湛師健餐俗士
嘲曰是饒禪耳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爲裏爾師爲誰幻斯幻者爾亦爾
爾謂爾實我束書未開鹿皮委地不起於坐澹焉
何意真我也邪我則其似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

有序

唐尚寶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輒
效作三章蓋余寡交簡出其一二累較少故不復
贅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面熱維情之
熱理浣斯涼媿發於顏如醒斯狂求我者戚我求

實疎戚猶能宥疎豈諒予大賢所譏同於寒蟬我
之不賢姑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貧數
金而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顛盲須自醫貧須
自飽欺已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
其解矣雨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
之豈謂彼賢違道之譽違心之言乞墦得飽舐痔
得車以文諛人其恥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慎
爾之思以愈爾疾

銘

荔石銘

有序

穉竹木不數寸而具摩空盪雲之勢碎石似指
拔起峭厲此盆景之致也林崇而沼淡岡嶺迤
邐植之美莫宐粵之荔石大小窪隆靡不合宜
而特富乳節又無善茲石者幼美兄從其尊人

粵東集 卷之十一 九
撫廣右於院署中載以歸數年而粧綴之巧始
備備矣非文辭胡以章之遂爲銘銘曰

蒼梧之雲墮而爲石縣水所靡或汗而泐水非石
鑽古語則然以鏤以剡乃合於天纍而粟者有似
荔郭如鼎斯乳如履斯珠險嶺而東厥塗孔艱想
見頰肩汗漬石斑第而始章詎識牛米閒庭奠居
一而侈矣壽木乃孩老竹如髮曲沼文瀾鯤鮪出
沒渭川鄧桀干霄蔭柯微風蕩林洞庭始波居士
見嬉小中現大我聞鍼鋒運持世界

琴銘

爲幼美兄作

方廣寺梁千歲桐裁爲鳴琴舍徵宮脣麋液漆李
鸞手蛇腹未成材旣壽華陽作者三洲仙有嘉傳
之惟宗賢銘者歇菴官屬史歲在徒維萬爲紀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海門先生父

萬曆己亥春二月望齡訪海門先生於剡相與泛
舟曹娥江出示此卷余時初邁哀疚讀之增愴自
念先人手澤尚新而實墜不少重復愧恨海門子

有從兄曰剡山嘗聞道龍谿先生之門精心密行
有三絕之號海門子最初發心資其鞭策予因海
門子知剡山又因是紙聞雙溪先生之訓蓋周氏
之多賢而以道學傳世又矣士生此世欲與聞大
道非其父兄師友熏耳漬目之言其不以爲迂妄
而笑者蓋鮮然則天之成大賢真不偶也

歲甲辰予復以告還明年正月再從先生遊遂
涉海謁補陀大士遊益奇矣既返明州復覩此
蹟讀舊題如昨夢俯仰已七換歲籥矣扁舟孤

篋遠涉海外是卷如天球赤刀爲周大寶者相
隨櫝中將無有光恠海神出而爭之邪蓋先生
之不忘先訓篤於追遠如此已亥書謝山人開
美所代予字雖奇醜然於先生命不宐以僞應
遂請更之併綴此語

題李祠部祖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夸者讓之以名如蠅舍
血而集於腥趨利而嗜枯朽所魅迺有俠夫藐之
以氣如叱杙鬼是亦爲畏醉利而醒如醒不已又

有廉士固之以理如病戒飲知酒爲美有烈丈夫
行德無厭揮金近俠遠利近廉頌義近名都非所
快如江河潤如飲食甜功濟萬有而已焉貪維旌
義公志邁天下三者難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
教其蕪黃金布塗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
驅石如羊涉者以梁公云何喜饑糧僵起齒歸疾
已我公社矣公云何怒萑苻弗路撫戈顛赴旣馳
旣驚公胡弗怡有顛莫持有難莫夷我躬之瘡公
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躬與偕瘁嗚呼誰不
有情憂愉戚忻各私其身誰不有死焦肝竭髓以
死一已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腎腸解厥屨獲
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急人之病譬大醫師公而知
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魯朱視公
其兒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北齊杜弼數爲神武言諸將短長神武令軍中張
弓挾矢舉刀槩夾道而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
流神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

爾猶頓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可不念哉
予每讀此輒爲掩嘆久之吾輩持文墨議論以筆
鋒舌鏗擊賊顧取摘苛小責人於長刀大戟履肝
涉髓之間不亦過哉是直無若齊神武者兵而試
之耳其怖汗掉膽豈直如彌乎比者叛卒訶西夏
未卽膏斧重以朝鮮之儆 天子震怒提大將軍
印紱左右盼求得勇略不貳心之臣授之羣議僉
屬以昇將軍當時不獨人爲將軍危之卽將軍鑿
門而出父子相訣絕豈有生氣哉西寇靡破東夷
繼遁將軍卽逡巡讓避無自功之意然名績顯白
雖牧豎皆知之而求多於將軍者顧未能盡釋予
有惑焉昔中山騰滿篋之書息壤有三至之喻二
子者豈無煩言其得恢張猶略樹功成名者誠遇
其主也由此言之今 天子所以成將軍者恩甚
渥將軍宜何如勉稱以報知遇哉夫任專而議博
賞寬而論嚴文墨士所持亦各有以也自古勲高
者議愈滋賞隆者論彌刻論不刻無以表隆賞議
不滋無以揚高勳又烏知論議之不爲將軍重耶

雖然當世之能頌將軍者固多矣此卷多予鄉人其言皆頌也然將軍持滿履冲勞謙不伐儻以爲腊毒而麾之乎旂常書之鼎鐘銘之將軍亦烏乎逃頌逃之不能能無居之焉則可矣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彭君智甫劉君特倩偕計北行拏舟剡溪請教於海門子海門子曰子惟自得而已自得則焉往非學哉退而語予求所以益者予曰海門子盡之矣予非得者何以益子雖然孟子不嘗言自得耶而

先之曰溪造以道夫曰溪造則不無工夫曰以道則更有方便不造不溪非得非自且自他得失之辨微矣口耳入者他心識入者自識入者他心入者自有心入者他無心入者自夫所謂無心者用心之極也非造溪何以幾此且心識者實無而似有實妄而似真主宰身器眩惑智眼雖聰明英特者往往沒溺其中以他爲自以失爲得蓋十人而九也非自得卽自欺口耳得者欺心也意識得者心欺也有志之士肯甘欺心然不爲心欺者寡矣

試設三句以驗之何如三者一曰居安二曰資淡
三曰逢原儻順逆境界到前時或隨或逢打不徹
忍不過卽危而非安儻動客氣耀聰明胸中晃晃
然時若有得卽淺而非淡其最易見者忽爾被人
將一機一則向前一難此時自看果不煩擬議耶
不作道理耶若依前擬議道理甚或爲所窒礙應
酬不得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諒不如是只將
此三句時時自審則平日得與失從自得與從他
得斷斷自謾不過矣若從前所得者定不足恃則
工夫方便又可寘之不問耶凡人卽聖人猶說舉
人進士亦人耳二君今日方可曰我卽是從前箇
人若未第前而曰我卽舉人進士卽不可勿恃虛
見錯過一生努力

題西僧卷

西僧左吉古魯自云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
土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鬥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寶
不輕雜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乃剝落左吉自
其國東南行三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

蜀居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曉自蜀抵京師 慈
聖以左吉遠人 賜廩萬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
游金陵萬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
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深淺予
不能知也予兄幼美具湏乳羹菜而饗之曰世曾
有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辭去徼予題卷是卷行
毘羅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
安知無聖賢具天眼者耶

題稷公墓緣用

有圓顱而跌於吾門者跣腳不鞵長坐不瞑與之
米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餓不去延之入不許吾異
而問焉曰杭普陀寺僧真稷寺圯吾與吾徒募而
新之寺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逕也將叩諸
善信而飯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
假諸心手而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靳子於三
日之久則誅慳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
以開檀者之信不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蓋
有捐頭目髓肉與王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

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
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資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
予愚蒙慳吝爲鑒則吾言固諸善信人資也若稷
之凍脛束腹風坐露居苦其身瘁其志以爲法爲
僧憒憒然若申包胥之懇宗國而庭於秦焉將使
吾蒙者開慳者廣而况諸善信乎因書其卷尾以
酬稷之願且以識吾愆也

題日者董生冊

鳳磯生以星命游三吳稱項山人客越稱董君星
家好譽人而董君多言禍敗事持論侃侃又能面
刺諸貴人過其始或不能堪然諸星家言後不可
覆多引去不復來來亦名價挫折董君客越二十
年言益奇中名愈高予所聞見諸伎術無過君而
諸貴人能受盡言者又多君讜直相率贈以言張
肅之司馬題冊曰慧心俠骨何平叔之稱管輅曰
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
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矣
知幾近慧吐誠近俠予於鳳磯生亦云夫恒人之

情憚禍求福因而動之以善敗易聽入也故古之人多隱卜筮以詞拂人以術匡俗司馬季主所謂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賢者之用心類如此董君名高人得其莊言不敢怒或緣以趨避拂人匡俗之具在我矣性又類戇予故舉古之三賢告君令益盡其說無有隱也予且將傳君以著於後世矣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曾子易箦頃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沒謂申詳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繇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卽名教語豈有異邪人世悠悠膈月三十日一著子大難措手三教聖人努力聞道正恐夕間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莊周亦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謂善生不過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澗松先

生平生孝友守其貞諒招不可來至其屬續數詩
了了不亂此亦善死善生之一驗也先生孫人鳳
慕道好修不忘先美寶藏其遺墨又連綴家莊敏
手牘裝潢爲卷永垂來嗣志足尚也世之儒者多
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
者宣聖朝聞之旨似難置不論耳楊氏先訓曰人
皆有一死而實未曾知使知之誰敢爲不善董之
子孫其世世相勉以善無忘先生遺訓又吾兄尊
藏意也

證修社會跋語

耳聽目覽之謂證手持足運之謂修耳目不以不
證而不明手足不以不修而不利然非修而證則
未虧聽覽而有聾瞽之虞非證而修則未廢持行
而抱痿痺之病然則證者證無證修者修無修未
嘗尅證而言無證未契真修而言無修者狂與惑
也越二王子之鄉也自龍溪歿而講會廢錢君劉
君與同志若干人始締爲社名曰證修而謁海門
子主之以僕之辱交於海門也令書一語於冊後

夫世之以修疑證以有修有證疑無修無證也久矣其說非親有契者莫與決也孔之樂也以憤顏之卓也以竭今之學道者有思而憤憤而竭者乎僕未能也而樂與同志者共勉之不然則兩言者無窮之諍端流俗之笑具烏足貴哉

書周子九解後

擲劔揮空彎弓射地矢矢中的劔劔無痕若向惡邊立善既是洗補空虚若從有處言無亦是自標靶杲然無爲有藥善是惡醫症投劑牛溲有却病之功服誤則甘露成喪身之禍是則管日錢王今時周許義無勝劣教有開遮所謂各具一隻眼共濟羣盲各出一隻手同扶衆跛者也雖然語貴明宗學須擇法同修而迂直頗異共證而日劫懸殊如農夫立苗當先滋其根柢如大將討賊務直搗其窠巢故明一善而萬善咸歸悟一非而百非斂跡然則無善卽進善之捷徑無非迺去非之要津何必自滯有途指爲實境反疑妙悟攢作虛言乎幸遇良師大須著眼貴從親見方真不是說了便

罷凡我同好念之念之

書普度菴新鑿放生池卷

雲棲大師創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棲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師曰今斂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曰郊便矣設寇虜至孰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罟也不猶寇虜耶今納諸沼而樊之而守之不猶寇至而保城郭者乎城處則溢舍城而郊則虜人之病虜也必甚於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

以爲愈於虜也雖然此二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者徧域中矣奚隘爲於是疑者皆舍然而喜師高足弟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而倡其會於鄉人趨者日衆所放救滋廣猶患於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古所謂普度菴者鑿池焉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始而鄉之人獻疑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二君解之不得也邀予言以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倡而樂應者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無窮而池

有限則惑之者宐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有窮乎
有地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前所
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之
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
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官之請可得於臣
宰簷梁可斷網罟可革獸不亂羣鳥不亂行之治
可馴致也二君其第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翰卷

天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
而謂卽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
醒謂之醒則尚在睡夢口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
掉而似有繫之此魘者爲最苦耳然以魘之苦而
謂不如睡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魘者醒之
機也古之人蓋有善魘者矣孔曰憤顏曰苦商曰
戰竺乾古先生曰聞思修祖庭曰叅曰疑曰吞金
剛圈餐栗棘蓬皆魘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淺根浮
解傲然自足脫然自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爲
之者以爲夢決非醒夢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

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魘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卽在牀之身此心卽夢境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遂可以長睡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魘不患不樂而但患其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爲真樂常樂永絕苦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予旣非覺者又不能致力於魘方有大懼世韜兄先覺之後也旣恍然覺矣而乃問學於予予魘者耳其言吟嚶不明之言也世韜其閱而大呼之幸勿以其言爲害可也

引

李將軍贈言引

予從叔廣學隸籍遼東諸生客大將軍寧遠公幕府游於諸公子間而尤以文墨說春秋於維城君最善稱爲兄弟歲丙戌余偕計者車入都下維城過其僑舍譚經術義理甚旨也先是大將軍屢以誅鹵名酋受延世之賞維城次當得顯廕避不肯任戢身章縫間茹藜吞膽躬寒儉者之所苦舍其

長劔修衝之用而角逐於三寸之竹予嘗戲謂維城世嘗嗤儒生徒虛文無用足下奈何以無用易有用耶余既從史官移疾歸會稽無幾何而寧夏之事起余自田間寓書維城言國家卒有緩急其驅除撻伐之任常屬諸世臣如周召公之有虎唐李西平之有勳當今爲虎與勳者其在公家矣昔晉人謀帥而舉冀缺曰是惇詩書而說禮樂由此言之無宜足下宜勉爲國一行已而維城果用舉者被命都閩外屠叛壕手斬其渠拜頭功爲最

奏捷歸闕下而余之姻周生適辭歸維城遙語

余無以改業見笑噫嘻余雖愚又敢以已之無用而笑君哉天下之幸無事久矣一日之變而錯愕四顧提印剖竹不知誰授蓋居常以無用廢有用而弊至於此予又烏乎敢夫文武非二致也以戈鋌武而鉛槧文則不得無二維城用將之道儒儒之道將龍蟠螭奮若環無端其同其異予願於君質之也周生之歸越也合其鄉大夫先生之詩凡若干篇爲帙以張之伐而余與維城交最久故述

其疇昔往來之語以志其好而已柳宗元放廢之
中猶作爲雅詩上之朝庶幾欲比隆周宣中興小
雅金石之盛若望齡者胡敢自己維城方有東事
姑俟其成猶欲竭蹶訥揚 天子休烈如所謂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者或幸採擇太常流諸無窮豈
直爲維城篋笥私已哉

辯

放生辯惑

有序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仲
夏朔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棲大師放生文
會籍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惟慈心功德
昔賢已詳無俟復論第取輦俗所排堅難粹破
者略爲答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蚊蚋生人虎
狼生肉自古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
不解是爲鮑氏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
物效彼小慈終同兒子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擒兔獅子之全力具

存纖草喬林一雨之普沾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
嫌善小而不爲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
子言則畜池無相鄭之功而祝網豈王殷之略哉
不知天心等愛道眼普觀舉斯心旣無廣隘之殊
論物命亦何貴賤之別故寒生頓貴肖翹等活萬
人世主圖王穀黷優于天下寧當暴殄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
當圖厥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劫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創而
效布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忍而生百忍亦一
慈而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
殄乎物昔有懦士曾處圍城始雖蒙被而猶戰兢
後則登陴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
血氣猶以習增仁乃性生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
意遠彼殺機生爲至順故好生卽召順之階殺是
極違故遠殺乃去違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
生將使戾夫汎愛如轉春色於寒柯逆子承歡若
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既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王則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妨人且雞鶩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豈礙今蜀不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據殺之而類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羊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鬣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死奚用放生
婦人之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儻以物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而未必卽死况夫放救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卽如永脫死門則死何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

何取普周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
易牛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
普自周故數錢布施量等大千况衆命更生功豈
小補濟旱元非一漑終愈立稿之他苗繞塔豈合
遊畋亦喻投湯之勺水且愚人適口智者娛心但
知適口之可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
籠羽更騫方遊釜鬻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
辭絆紮似赴市曹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躑躅
方甦悠洋忽逝於是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覩此生
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離脫如重恙之去身彼箸
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外美惡何知一臠飽餘
腥膻可厭其爲娛樂曾有幾何豈若脫彼命於生
死之間怡吾心於飛躍之際浣情滌祿同斯縱壑
之歡送目煙雲偕此排空之樂然則衆所營者口
腹吾所娛者神情取適正同心口有別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卽是
曲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爲贖蚌放螺徒

滋勞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
哀死蓋以衆有卽真無之域涉事卽融理之門若
執無爲而病有爲則無爲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
而訾放生則無生之說反助貪殘旣噉肉無礙眞
修豈放生反乖妙理卽如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
盡忘餒虎飼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爲之功
斯著祛身執而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已身
所輕者物命寶已命旣完而貪生殺他身乃托無
生死斯又與於不仁之甚加諸俗士數等矣

募疏

修戒珠寺募疏

戒珠之易興者有五其難有二易者一曰地勝二
曰跡古攬勝弔古於斯者必有閔焉哀其廢之思
廢而閔之則必忻焉樂其更新矣三曰形家形家
者北門水道所泄也琳宮巍剎彈壓控制挽其欲
之而固我圉衛是郡人莫大之利也四曰時事比
歲以來茲山之椒幾爲北印參知吳公爲闢榛莽

而改瘞之新亭翼然勝觀以還卜諸時事將有次第而修舉者五曰像設寺故爲涅槃像也悲啼慘慕不稱所以瞻仰樂見之心今者改臥而坐起涅槃爲住世又人所共願也有此五易而屢屢中隳者難在無貲財與無人耳然誠有其人而堅以願力需以日月又奚患於無財僕素性恇怯畏事避難雖閔廢樂興之心不後於通國而惟二難之爲憂蓋平日未嘗敢輕言戒珠也幸而在史熙寔徐公中翰宗溪王公洎釋子某等首舉勝緣創此巨役於茲二年矣而工力罕緒貲貨未充意者共事禪侶有才不足以副願德不足以領衆或以一人敗羣而貽四衆之累一事稍缺而沮檀信之心者與於是僉集輿謀精求耆德必其戒臘素高績效已著者咸曰莫如今天目山住菴天懷上人於是馳信具香遠申誠請而上人慈不違物道不違囂惠然肯來推領院事大衆傾仰共讚得人維上人頭陀第一精苦備經水齋火場靡不更歷又刺血寫華嚴經一部脫粟之餘鹽醯都絕卓茅絕壑人

獸罕逢如是者二十年方應供雲間名卿宿儒罔
弗皈禮其行難行忍難忍如此矣况區區土木細
緣加以五易復何艱哉僕以寸祿縻身自嬰塵網
業且攜家北行有幸囑累聊書數語冊中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必有爲上人護持者他日俗緣少償
將觀成事於此彼時上人解院僕隳官踞石倚松
仰視白雲未爲晚矣

天衣寺募萬人緣疏

耆闍淨域金縷名藍蹟肇晉梁辭傳邕浩隱山古
宿天書召而不來渡海靈蹤寶相飛而自屈雙澗
十峯之朗秀翼老新開一花五葉之流傳懷師競
爽維時檀施總集雲構重敷祥鳥迅千騎之臻香
象萃九隅之寶可謂檀奇江郡比勝天都矣像法
季而往跡陳青嶂存而朱甍圯僧繇妙繪空聞風
雨之廊北海殘碑難覓蘚苔之字不有廢也何以
興焉於是大方伯含宇居士張公入不二門開無
住施地若給孤園之再闢人稱許玄度之復來固
已斬刈棘矜經營草創稍還舊觀未備新募僉謂

重始叢輕廣難擇細落一毫而豈恡施一簣而何
疲然寶王妙刹儼在毫端愚叟高山功成簣始况
夫物微心大等貧女之七錢因淺果淡似農夫之
粒種可以稍佐僦鳩之費可以普資善信之緣人
則巨千事均一大願言隨喜勿謂唐捐庶前朝桂
樹高枝重芳崖谷禪老葛藤椿子徧利人天云爾

毘墟寺重塑佛像疏

毘墟寺故有大像三軀摹製朴略其二菩薩像又
特遜小加以歲久弗飾金容黯黹瞻仰弗肅僉言

寺所以日就墜壞香火幾絕不可振興誠坐像故
欲飭新寺當更像始如主人具福德相家自隆盛
蓋占像之說常見於南史當其時塑工精巧占法
靈驗往往名士勝流身擅其技說之從來久矣昔
慶喜生善逝家夙沾道化究其剝落傾渴之旨則
以紫金光聚琉璃妙軀三十二大人殊絕之相耳
由斯以言神理冥誘難冀於天倫心目瞻承易欽
於童孺金棺旣遷玉毫未朗人天所以皈禮緇白
所以翹勤像設所臨如大燭龍繼日而照目擊而

若存緣敬而生悟者其在茲乎故像法興替而正
教窪隆斯固不可以不謹也寺僧某以前之說締
緣募金而居士以後之說爲勸善信士女樂爲佛
事以共成斯舉者昔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
嘗以紫光金塗佛形像生生世世身具金色巍巍
丈六與五慾弊軀身之從心易如轉轂莊嚴聖像
卽靚飾自身願作是觀福無唐弃

聯峯上人劄菴疏

萬曆丁酉余與吳令袁中郎遊天目禮三祖師塔

徘徊幻住開山之間信宿而去因相與歎宗風墜
地佛祖正令不行於世淡心正定之士蓋鮮一二
淺薄者初獲相似解纔若電光而狂蕩四走誤已
賺人名曰提持實爲五宗蠹賊夫高峯中峯二大
士者其猛叅真徹視今彘彘者何啻霄壤哉杜足
死關潛形山水若護病目糠粃之場懷重寶刀兵
之劫淡藏痛惜如懼傷隕以今視之反爲惟怯粘
滯之甚矣生死大事佛祖大機祇供癡兒戲劇道
之不明未有如今日者茲山峭刻清淑峻而不拒

幽而不弗又有賢聖先爲之導道場覺苑莫有是
過空必有忘形死心之徒隱於茲而莫可遇者後
數年辛丑有聯峯上人者過予湖上卽西巖隱者
也叩其學庶幾忘形死心者與上人所生都會紛
華之地孤笠把茅自逃於寂寞久矣其身不惜而
何有一菴仁和君所謂爲衆謀匪爲身謀者蓋如
實語諸善信其共成之使三塔前長明燈再續一
焰可也

華嚴寺飯僧募疏

大般若經云欲以一食供養十方各如恒河沙等
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以一衣華香瓔珞
等供養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依語之流多
謂檀施有窮般若無量檀與般若是二非一其義
不然夫般若者覺體之別各種智之殊號一塵空
性法界無差功德發心本無限劑當知一食卽一
切食供一僧卽供一切十方恒沙僧供一佛卽供
一切十方恒沙佛於中不應作施想報想僧想佛
想一想一切想於所飯僧不應生善想不善想於

僧儀律不應生持想犯想當知發心檀越當下住
衆香國土當下是香積如來食此供者一一毛孔
皆出妙香一一毛孔皆有淨名室中無邊佛無邊
大菩薩於中演不二法門一鉢卽是恒沙世界恒
沙世界卽同一鉢供卽受者受卽供者是爲第一
檀波羅蜜攝一切慳貪衆生是爲第一般若波羅
蜜攝一切愚癡衆生一尚強名何有二事會稽華
嚴寺在有宋時爲雲門諸刹往來接衆之所今實
普陀航海之要津緇侶雲集齋供無乏諸方至者
望之而趨蔚然爲越中叢林之冠寶明上座者嗣
法紹隆思隕先範將普叩有緣同斯福利請居士
書數語於卷首夫以一食飯一僧供一佛已爲勝
事况飯一僧卽同一切僧供一佛卽同一切佛如
是奇特如是勝妙如是甚深希有之法雖塵沙作
口讚歎難及居士合與化主共出一手饒益有情
作大佛事

募修天台山天封寺緣起

台山諸刹盛於智師其思修十二地大慈而後惟

天封爲巨巒嶺迴合雙澗縈帶平疇廣隰麻稻彌望雖峻極雲表宛在村落若夫老叟告符於靈墟穹嶺彷彿乎花雨清泉歆薄乎飛錫斯誠幽靈詭異之域也至雲薨翬革僮指之所冥役應真妙像神工之所嚴飾劫石幾泐三災靡侵如魯殿靈光獨存乎仙嶠抑又奇矣予以丙午冬孟攀蘿踐石躋降華頂止宿斯地徵圖訪異夙抱忻暢唯念像教漸秋法門加替金繩寶楯陵夷於昔觀上雨傍風漂搖乎危構緇侶百十盡緣南畝其圓首方袍

稍具僧相者寺纔一人雲來諸德率荷杖以屈空鉢而反無數笏之地以息肩憩足因爲慨然太息客遊且過懍恍失圖而已戊申夏有衲士叩門以天封之役來告予謝曰僕越人也力薄意淺無以及遠也其冬大悲上人者又造予再以緣疏請而予曩遊石梁時嘗見上人於園中俗姓錢塘葛氏卽棄產以營曇花亭者也粹容清溫詞吐誠惻云裏足窮谷分絕世緣惟是聖道場吾祖智者之所摩蹟十方賢聖之所遊憩令基構頽壞棲托靡所

吾甚悼之嚴佛報土以三事供僧寶亦釋子事也
予謂羣靈妙性本絕慳貪事度之門啓於誠信今
使貪者勸施鄙夫誨捨如求大聲於土鼓責直影
於曲木耳彼上人者沉貲不顧類龐氏之翁媪布
金靡恡同給孤之長者所謂不言而信上人有焉
以檀度化人特持券而取負也予根性羸劣謝事
杜門於上人之來獨赧焉於中不忍辭拒其洗我
以德與例諸善信必有倒囊以應者矣

募刻小本華嚴經緣起

性泉居士既刻法華楞嚴二經長咫厚寸簡帙精
約細書如行蟻構體布勢宛然偉博遂爲法苑奇
寶又將以其法刻大方廣華嚴經其言曰法界無
量義天無涯昔龍樹菩薩啓龍藏讀三本華嚴大
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
數品其傳至五天所謂四十八品十萬偈者特其
小本耳大本非佛不能知見中本住地菩薩乃知
然佛菩薩知見一文一偈固已全彰况四十軸之
多乎智人破一微塵出大經卷以須彌筆四大海

水墨書經中一品品中一偈偈中一句窮劫至劫亦不能盡而其實句中有偈偈中有品品中有經一中有多攝之故一微塵具足事耳衆生背覺迷境故見大見小見一見多達者視之則丈室中三萬師子寶蓮花座針鋒上無邊身菩薩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皆常分也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小不碍大大不碍小龍樹以八十卷羅微塵數品偈予以紫寸之牘括四十軸之全文義一而已人刻一卷爲資白金五十鏤五年而成之歲輸金十鏤爲力易集俾後世知有以小本華嚴鑿爲小本者自性泉居士始

戒珠寺西方三聖殿募諸比丘修葺文

戒珠寺形勝甲於越其右偏西方三聖殿佛菩薩塑像相好嚴飾精巧獨絕慈容睟姿如栴如導尤諸刹之希覲棟宇頽腐風日穿漏幾成覆壓而三像猶巋然幸存濁穢敝陋之中忽覩寶相如入貧里而獲上玆又若辱萬乘於草間坐慈嚴於坎穽瞻仰拜稽喜而并懼嗟乎及今不飭則且日之內

必有不可忍言者矣斯亦諸禪德之恥也夫名投
淨社身作梵臣口誦洪名目存妙相依調御爲父
師指樂邦爲家舍而迺坐視阽危無匡扶之志斯
又諸禪德所不爲也諸山方袍之侶無慮數百誠
各損衣囊齋餽之餘一瓦一椽力或可辦不則各
請乞於士女之皈依者以亟成之不獨共結西歸
之因而亦諸禪德職事也

說

蚶子舍利說

何胤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迺令門人議其當
食竟陵致書辯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卽如胤說大
都是欺軟怕硬耳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
食蚌蛤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
議耶嗜欲難忍又假理以通之然則理者尤濟欲
之具而害物之首矣而陋儒者動輒言理至於饒
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
范與蘭居士湛然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都可忍
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

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蠟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視狀類珠而辨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由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由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等視衆生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噉肉佛噉佛可悲也夫可笑也夫

墨雜說七章

左蔡之紙蒙公之筆上黨之松心青州之紅絲石皆北產也而後世稱剡牋龍尾研諸葛氏筆奚李氏墨四物者皆聚其美於江南數百里之內而歛處二焉將文事所遷具亦隨之耶剡藤族歿宣城棗核樣亦不復傳獨歛所產流行至今然矚子羅紋之質衰矣而墨法迺日盛新安騷雅之業其未艾乎予以此卜之矣

唐子西有言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予每三復於斯言多病尠材自放於無能計

生平用墨歲不過數寸而君房一日所餉圭璧螺
丸充仞囊笥重爲墨君愧負夫墨之爲道處於鈍
銳動靜之間者也故壽於筆而天於研若予非敢
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不能銳與動則信矣以墨
君之半歸我之全其庶幾完久乎鐵堅於石穴於
桑氏顧所歸何如人研墨之壽天殆未有定也

玄元靈氣墨者君房所意創也法以漆液一叅桐
之二朱太史詩云托跡桐鄉與漆園化人入火疇
能燔形銷質燼精魄分真靈乘氣常氤氳序云燐

然星燦耿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艷彩
可謂善狀矣古稱韋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至君房
則真漆也凡制作皆古拙而今巧古詳而今略如
以今之巧加古之詳雖盡軼往代可也李廷珪之
墨至宣和時價值黃金而御府所藏罄爲相國寺
之墨漆夫漆墨之相往復也久矣夫

張伯英韋仲將皆工書者也而自作筆墨然則工
事者固亦待文士而工耶吾觀工匠之倫尺寸之
藝苟有擅於世其襟韻必有異人者蘇子瞻稱潘

谷過於潘安吾不見其人想見其墨彼燎松成富者其人與墨皆可知已

螺量九枚圓餅劔脊九子雙龍古之爲墨者象此而已未有多識圖牒羅絡萬形如今日者李墨不爲文理質類金石論者因以松身鏡面爲借美於外夫識之精微有隔囊摩娑而得者而世豈皆若人乎令李墨具瑰麗如茲譜卽守藏俗吏皆能知之未必厄於寺門之漆也患文具質弗良耳良矣如其文如其文

君房投予四詩格韻豐穩其首章致咏於先宮保捧讀之餘繼以感泣因憶先人去新都時父老爭資持佳扇墨詣車前言明使君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歛所產幸可納受分餉鄉里先人逡巡謝爲受墨一挺扇一握此與唐杜暹薛葵州紙事適類當時以暹比漢劉寵歛父老不識進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先人爲守時羅中書墨方盛行而予家所蓄不過銖兩茲乃頓有君房墨數觔胡威之不及父審矣歛人多能言先宮保事此至纖細不足

傳然他日未必非墨苑中一段佳事也

舒元輿悲剡藤罪世之綺文妄言者今剡縣果無
藤種其說竟驗歛墨之盛極矣予懼松桐之無遺
類也而君房且求予言以傳益之夫所謂綺妄豈
復有如予者乎君房曰文言者子墨氏之胤也胤
無窮而母之用亦無窮如種腐於芽實乃千萬吾
爲墨氏甘之雖盡髮厥植何傷哉予病拙久不爲
詞賦聊率意所之書數則歸之行將以君房所贈
髹浮屠氏之扉焉以爲子他日香火因緣將使墨

君說離文字妙法也

養蘭說

會稽多蘭而閩產者貴養之之法喜潤而忌濕喜
燥而畏日喜風而避寒如富家嬌小兒女特多態
難奉予舊嘗聞之曰他花皆嗜穢而溉閩蘭獨用
茗汁以爲草樹香清者無如蘭味清者無如茗氣
類相合宜也休園中有蘭二盆溉之如法然葉日
短色日瘁無何其一槁矣而他家所植者茂而多
花予就問故且告以聞客嘆曰誤哉子之術也夫

以甘食人者百穀也以芳悅人者百卉也其所謂
甘與芳子識之乎臭腐之極復爲神奇物皆然矣
昔人有捕得龜者曰龜之靈不食也篋藏之旬而
啓之龜已餓死由此言之凡謂物之有不食者與
草木之有不嗜穢者皆妄也子固而溺所聞子之
蘭槁亦後矣予旣歸不憚猶謂聞之不妥術之不
謬旣而疑曰物固有久而易其嗜喪其故密化而
不可知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
茅夫其脆弱驕蹇銜芳以自貴余固以憂其難養
而不虞其易變也嗟夫於是使童子剔槁沃枯運
糞而漬之遂盛萬曆甲午五月廿五日

雜書

招隱篇

古今談道術者不爲不盛矣而未有如陽明先生
自陽明先生以來凡聞其風本其鄉土注心屬目
於吾越者百數十年於茲矣居先生之門而講其
說分徒領衆幾徧於海內不爲不盛也而未有如
龍溪先生自龍溪子嗣興凡聞其風本其鄉土注

心屬目於吾越者又七八十年於茲矣以區區之越而幸有大賢若二先生以招天下而集其心目則越士之盛衰關於斯道隆替者甚大爲士於茲地者責甚鉅而其於副四方之望甚難夫越今之鄒魯也譬之又若列國之宗周也宗周而衰其強諸侯若晉鄭齊皆虢然憂震而拯扶之其良大夫若劉單萇召之徒亦皇皇而求助於侯國蓋宗國者列國所與同盛衰者也自龍溪子沒而士之明道講學於其鄉者久而始得一海門子海門子者

天下之人百餘年之久衆心衆目所羣聚而交責之身也故海門子與學者言未嘗不悄然憂廩然懼懼則求助於四方之有道者不得不殷櫛山先生早慧而晚成深求而獨詣於陽明之學不膠自傳不券自同越士之聞先生者皆庶幾先生我臨一識其爲人而先生往來京口秣陵間獨未嘗一辱於越豈謂越人士固自有師而可無至耶夫孤掌不鳴獨絃非奏敲唱合則曲易成徵咎交則義易悉海門子之不可無先生殆甚於諸士蓋日冀

其來以分憂而釋懼不啻若周大夫之望援於齊
晉也先生獨無意乎苟足以明吾道不必擇地苟
足以廣吾教不必擇友先生之所以徇翔而不至
者意又或在此然此以待無所輕重之地與無關
興替之人則可耳而豈所以視吾越人者哉若然
者則桓文之徒苟霸一國雄一方足矣而何必急
急於中衰已替之宗周乎望齡夙慕先生庶幾見
之不後於越士適以懷祿遠行過京口秣陵間方
願偵伺物色望先生履綦以爲越請命而未敢必
得也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明必始於東方東方
者日所生也吾假重於二王先生以邀櫛山子若
曰東楊者二王子所生苟欲明道術天下非是無
所始櫛山子而聞是言也欲無東得乎

偶書

有妻之鰥士有髮之芘芻策名之措大慕道之凡
夫

身是假名何况外名身是假飾何况外飾此身非
寶况復外寶此身非親况復外親

文昌祠約

祠必有祀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吾社舊祀梓潼神以仲春三日醮金具牲酒張樂樂神神式食之報以福嘏而醮金於衆事不易集甚且後期於祀事不虔於是吾兄懋中父幼美父偕吾宗諸文學相與議分歲十干爲差次隨所直遞互舉之略如上元祀社之法任有專則事夙辨禮有敘則法可久僉謂曰空然遂條列其議載諸左方吾覽化書神在周爲張氏詩所云張仲孝友者也夫神之所享在其德類吾宗人之與於斯祀者其順於親恭於長德相勸業相勉以孝友事神神將據之書曰明德維馨可不懋哉

書常山詹生光仲休倩扇頭

今時談學者以極則誨人多以有忻厭爲戒然予弟君奭嘗言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光仲兄弟初知向學卽能深悔前非知近癢悔近痛此革凡成聖之機也願此後

蜀耆集 卷之一
勿遽隨人言遂生怠斃妄云彼自無創何爲傷之
但以病治病當自愈耳

君子有三戒又有不覩之戒釋宗以自性無染爲
戒而又有菩薩比丘沙彌優婆塞等戒其旨正合
然或者謂吾儒既受戒孔子矣更受佛戒是爲二
本然世有誨教於父母而復誓神祇者要以堅爲
善而已謂之二本可耶又或以不覩無染爲精諸
戒爲粗此皆盲人臆說世豈有行汗而性淨慎獨
而毀昭者哉光仲休倩兄弟游學余門又聞雲栖
之風而稟戒焉人之以二說進者不少也其舉扇
示之

絕聞

近時天長縣有異僧少鬻於徽賈爲塾舍爨兒性
愿慤事同舍生如其主也居常靜默莫測所爲忽
一日心開言論有異舍生皆駭之或叩以經書疑
義隨意解釋遠出情表好事者因就之問佛法大
旨所對皆與冥合實未嘗識一字也問何謂道曰
一心爲道問何謂心曰一人爲心或聞而徵之曰

吾昨所言止得一概耳可再申問遂問何謂道曰無心爲道問何謂心曰無人爲心聞者益溟滓之皆歎曰我輩多時所謂使它肉身菩薩也因請爲雜染辭曰吾身有屬那得自便邪願給役如故請以義錢贖之曰可於是率錢歸於主人乃避去爲僧歸廬母墓詹楚楚仕國子時爲予言然後過廣陵詢之人莫能識也因附記薛童子傳後

又武林一比丘常混跡市塵好與文墨士游飲啖靡擇人謂之狂易忽謂所游者曰某日吾當行幸來相送至期衆集比丘出迎客笑謔如故曰煩諸君雲來何爲以餞我咸曰誦佛號可乎曰勿煩爾但爲歌一篇好詩問何詩佳曰崔顥黃鶴樓詩最佳也客乃抗聲歌之比丘拍掌而和至第三句拍未合而他予聞諸雲栖其同輩相識人也

呈子

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為羸疾纏綿不能供職
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伏念職稟質寡劣
幼嬰疾疢形體兀羸及壯益甚自分無向進之路
矣不謂偶望名科恭蒙 主上恩寵處以文史之
任優以師儒之教雖職至愚亦思報塞苟得鞭駑
磨鈍恢闢見聞以無負 聖明今日儲養至意職
大願也詎意絲弱之器黽勉不前心脾受虧百疾

所萃自今歲二月以來耳鳴足軟憊不思食思惟
少過輒苦怔忡藥餌轉多殆成淹鉤兼於六月初
一日忽得家信聞職親兄舉人與齡於四月間身
染傷寒病故職父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承學年已
七十四歲既衰之人不耐哀愴鄉人來京者云見
職父心苦貌瘦頓異往時職一聞此言哀逝念存
心肝碎裂寒熱陡作前疾加增念職所以能安其
多病之身依依闕庭無鳥鳥私戀者徒以兄在
老親有托也今兄死親單幼弟難恃老人善悲悲
成其疾疾攻其衰勢所必然風燭之年事尤難料
况職惟二兄相繼凋隕職又多病遠在數千里外
職父傷虎餘魂見石猶怖痛兄之亡則愈憂職病
職又憂親疾更無已設使一旦填委職不足惜將
如老親何哉職查得編脩舒弘志吳應賓俱以病
乞歸蒙恩賜允今職情例相同伏乞代爲具奏
放還鄉井儻職父見職遠還則悼亡之懷將緩職
得依親爲命卽附髓之病或瘳職狗馬之齒甫及
壯室苟其獲延則捐軀報主之日必有在矣不

勝懇切惶悚之至

再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爲羸疾難痊親衰日甚
乞恩回籍調理事竊念職一官事主方通籍之幾
何三載寧親蓋歸耕者強半趨闕廷而展采濫
史局以編摩正宐驅策疲駑勉圖後效勒成鴻典
以贖前愆敢冀便安再干宸造但以職抱疴旣
久賦質甚畸年方壯而力衰髮雖長而心短鏡中
骨相已猶識其當窮病後形骸人皆憂其不永靡

草方悲於夏萎尊羹轉憶乎秋歸兼以職父原任
南京禮部尚書承學齒迫衰殘疾嬰沈痼四肢拘
蹇雖曳杖而不前八十龍鍾譬殘燈之易燼而職
上無長兄下皆幼稚形影相倚跬步難離職父念
國厚恩勉職公義促其就列強使首塗蓋仕教
之忠雖有策名之望而憂惟其疾豈無行役之懷
迨職辭家未幾職父痰症大舉累傳書札未卜痊
安職羸瘵之餘憂思愈劇夢寐之頃涕泗橫流似
此方寸之旣焚豈有涓埃之可竭抑思物理載在

通言防老所以養兒有疾則嘗呼父况職父子情
異尋常衰者無再壯之期壯者有蚤衰之歎儻邀
寬政俯遂懇私使微生乞病骨以還亦 聖主優
老臣之禮查得編脩吳應賓曾再以病聞重蒙恩
允與職情例前後相同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里閭
則野麋超逸將自適於山林乘鴈去來亦無妨於
江海職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疏

請告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爲
羸疾轉加不堪供職懇乞 天恩放還調理事臣
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授
翰林院編脩十九年七月告病回籍二十二年間
病痊赴部仍補原官次年十月復以疾 賜告隨
丁臣父憂至二十九年服滿赴部欽蒙 聖恩陞
臣左春坊左中允再陞今職伏念臣命塗舛薄少
卽疋羸病苦淹延久成沉痾壯志屢銷於視蔭微
誠猶慕乎傾陽冀久弛之筋骨可漸而張庶積曠

之愆尤由茲少贖歸耕十載忻抱牒而詣闕廷
歷俸三期遽邀榮以躋宮案雖命輕於恩重乃福
過則災生頃以覃恩撰文被命典試此詞臣
職業豈足稱勞而弱體支吾已滋其疾自去冬以
來風痰驟舉眩暈相仍延至夏初遂妨坐起療經
三月無損分毫邪熱上攻勢同焚燎心魂靡定常
若震驚醫官吳海等謂臣氣體偏奇形神日耗功
非藥餌效在歲年惟山林閒靜之易安藉風土寒
暄之便習永捐世務庶保危軀痛臣世受恩私
蚤塵禁近身為臣子敢忘君親而壯歲蚤衰
豈餘年之足恃間曹未稱詎後効之能圖志雖切
於捐軀報乃需之結草查得右諭德黃輝曾以病
乞還蒙恩賜允臣之事例委與相同伏乞皇
上俯察愚誠曲矜困瘁亮呼天之自亟匪擇地以
求安早發兪音俾全微喘則田廬耕鑿庶下比於
一夫山谷懽呼亦祝延乎萬歲臣不勝懇切祈顙
之至

請告第二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爲
羸疾萬分不支再懇 天恩速賜放還事臣頃以
宿病增劇乞歸田里於前月二十八日具疏冒聞
隨於三十日奉 聖旨陶望齡著在任調理吏部
知道欽此臣謹扶病強起具衣冠焚香望 闕叩
頭外竊念臣世受 上恩幼生官廨斷乳而後養
殮饘粥十九公廩臣之此身 國家所養安敢愛
惜以圖便安緣臣稟氣薄劣於世無比壯室之年
夙嬰癆瘵醫者相對歎息僉謂法難療治臣遂廢
事息營齋精節食苟延視息十年所矣已灰之志
久耗之神竟難收復愛臣者責臣以 朝廷天高
地厚之恩未曾補報教臣以道家戶樞流水之義
宜習勤勞而臣亦不自裁意可黽勉冀因鞭策少
息剗黥豈期驅馳未久奇症橫生眩瞶怔忡腦鳴
身熱四肢癱軟眠食失常臣於是益信病軀絲力
果不足復效生當 聖朝終爲廢物竊自傷也人
之疾病有根本於稟受者有驟損於一時者一時
之患或可計日而除稟受旣虧且難歲時而愈爲

此披露血誠再瀆 天聽伏乞 聖慈察臣哀顙
私情非有假托容臣回籍調理以保餘齡犬馬之
年皆出 洪造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

起國子監祭酒辭免疏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
奏爲痼疾難痊母衰增懼瀝血陳情懇辭 新命
伏乞 聖慈仍容在籍調理事臣浙江紹興府會
稽縣人由進士歷官左諭德於萬曆三十二年八
月請告回籍臣躬逢聖代蚤造詞垣入仕以來三
以病退枯羸無用畢願林泉忽於去冬十二月十
九日接得邸報恭荷 天恩起陞臣國子監祭酒

臣感極愧深涕汗俱出自惟竊祿再世通籍有年
曾無橫草之勞長抱采薪之疾中夜慙憤虛負
眷恩捐糜之懷鬼神可質况重以 君父崇嚴之
命擢諸師儒萃要之司趨召急公臣之本願貪榮
嗜進臣亦恒情但臣病與生俱衰從年進求靜愈
滋其躁擾投間益長其昏慵醫餌無功志氣俱沮
譬如朽敗之器偶緣棄置而完儻施諸運動之間

將立見破亡之患臣之自審亦已甚明念昔官處
閒曹尚憂曠職名登仕版猶亟引身况成均賢士
之關祭酒諸生之長非德業罔以範士非精神罔
以作人而令空疎多病之身冒居師席隴畝初安
之跡重玷班行何以敷布教條光昭德舉乎又臣
母年已望七素患痰火延至去歲陡爾沈綿齒髮
頓凋肌肉如脫臣抑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
輒驚噬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
十人使臣棄病母牀第之間趨簡書千里之外敦

倫悖德不孝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教人亦安

用此伏望 皇上察臣烏鵲微誠勢難去母狗馬

真病情異忘 君容令以原官依親在籍養病庶

臣促齡薄佑緣處約而易延臣母暮景餘生亦相
依而爲命臣當躬先彝訓勸相里閭庶幾無愧於
鄉人抑或少裨乎聖化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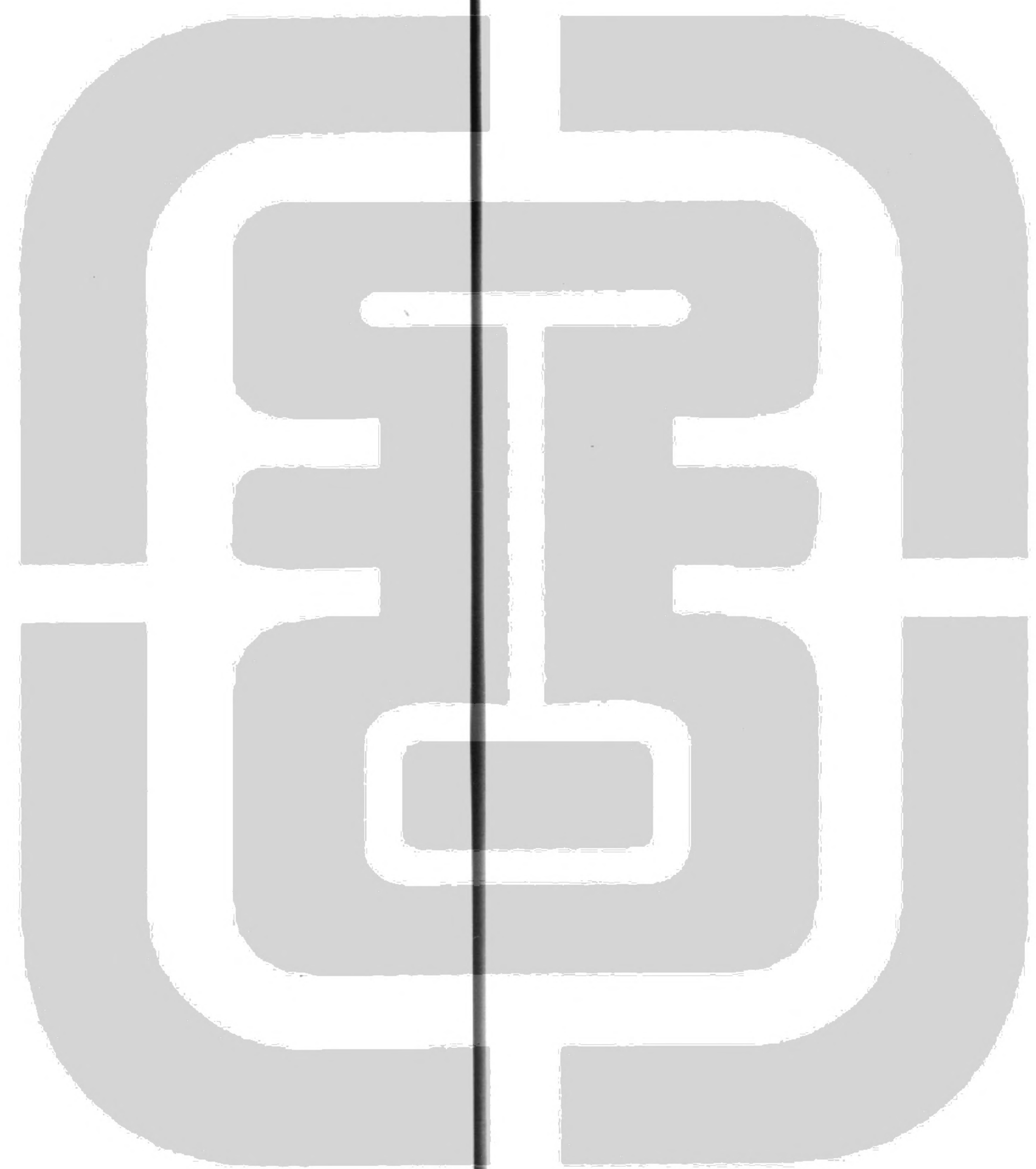
欽菴集卷之十

皇朝書集

卷之十

五

本館藏本



南